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卷十二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心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旧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真个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波往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二卷
危歛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出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照幾州。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俱怕鞑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鞑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上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場威耀武徐信雖欣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眾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餓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

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粝之物，又怕眾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克飢。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已度人，道：這娘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儘時在這店裡住，几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淚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科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熟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克
了个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是建
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
人口渴。徐信引到一个茶肆中吃茶。那四座先有一
个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
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个在意。徐信甚以爲怪。
少頃吃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上相隨。比及
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也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
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
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恐氣尚未息。答應道。

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
示有實情。告訴。若還噴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

到一个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
徐信道。我徐信也是个慷慨丈夫。有話不妨。且言那
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
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
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
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
信聞言。甚踟躕不安。將自己虞城失散到睢陽村店。
遇見此婦始末。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尊闖如之奈何那漢道是不休疑我已
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
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
信亦覺心中凄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
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携新聞回
來做個親戚慶於隣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
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是
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具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
暗上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列俊卿
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却是徐信的渾家崔
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
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
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娼嫖與列俊卿誰知今
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奏巧彼此各認舊
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八拜為交
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允轉各遂其舊從此通家往
來不絕有詩為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登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
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
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這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
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
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
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
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為東閩之勝
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波濁
地不遭兵火也就見个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
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為國家正備用兵之
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
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
又被官府鞭笞催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
相聚為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个炒頭天子出來此
人姓范名汝為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
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為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偽號做領兵官將汝為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鯁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為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為亂者先將斬首示眾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為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

凡事畏縮就他鯁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鯁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性情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迫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脚小伶俚行走不穩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順哥自叙乃是宦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甲未結
 為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
 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
 甚喜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
 鏡乃是兩鏡合扇能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
 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
 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丰
 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
 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礫不離井上破
 范汝為造下逃天大罪不過棄朝廷有事兵力不及
 豈期各將張浚岳飛張俊張浚吳玠吳玠等屢敗金
 人國家祖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
 命韓勤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
 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
 之原來韓公與呂忠顯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
 兵征勦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為監稅官必知閩中人
 情士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獨有地方

人木聽憑填救委用韓公遂用呂忠翊爲軍中都提
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
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
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援遂爲君家之婦
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
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
之就戮也引床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
去其刃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
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宦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
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柰途宛轉聞知
於今尊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
就死地乎順哥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
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决無失節之理希周
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
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順
哥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
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
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到紹興二年

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督急放火自焚
而死韓公監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
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
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
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短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本終恰好都提轄呂忠翊領兵過去見破
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
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
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

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
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
終是不了之事兩口變變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流
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又道好人家兒女
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
怎麼順哥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
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
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
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八關到封州將領司投遞昌外延於所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堂簾中竊窺等呂公入衙問道迤纔貴公驟來的何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會自待妾聞知豈不可笑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鰥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呂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鯁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求呂公屏去左右。卽悴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撫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腹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為煽誘。飢民據城。為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為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鯁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釣問。不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納之為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天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畜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與

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呂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其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候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卽吾女也。吾女見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大哭。呂公解勸，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卽令女兒相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順哥同過封州，拜別呂公。呂公講下千金粧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真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鰥兒，在逆党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証。

十年分散天边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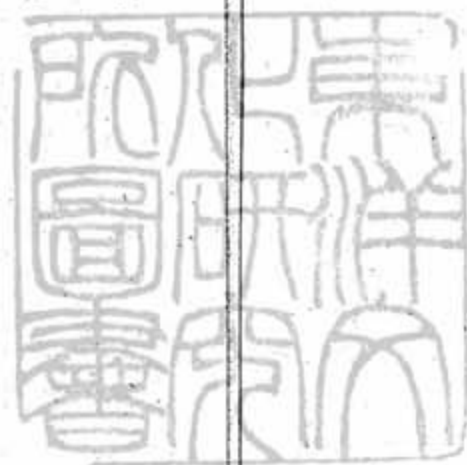
一旦團圓鏡裡鴛

莫道

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石印
所圖
書